

《武昌縣志》整理工作委員會

武昌縣志

全五冊
第二冊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武昌縣志卷六

秩祀

社稷壇在城西。明洪武初，知縣謝叔賓建。隆慶六年，知縣李有朋重修。

熊志。案：《會典》：國朝雍正二年，定各縣稱縣社之神、縣稷之神為壇，西郊北嚮。明孟紹勛重修《社稷山川壇記》：先王之制，凡有功德於民者，載在祀典。故郡邑有壇，乃為民立，用昭生成之報。洪武初，知縣謝侯遵制首創，以西為陰之盛，設社稷壇於西郊。以南為陽之盛，設山川壇於南郊。各去縣治半里許，有神廚齋寢等所。歷歲既久，壇盡傾圮，址為牧地。守者用憚邑劇事叢自賦稅訟獄之外，謂之不急。惟循吏視此為急務。辛未冬，浙東陽李侯來知是邑，越明年仲春修祀，目擊舊儀空存，嘉氣湮鬱，尤念民社之計，自古為重。遂捐俸命工，崇乃壇壇整整然飭乎爾。建乃齋所沉沉然潔乎爾，不乃垣墉委委然拔乎爾，肅乃莫塵森森然凜乎爾，悉乃物儀秩秩然萃乎爾。題西所曰祈報，題南所曰裡祀。規制大備，視前改觀，由是神靈已妥，而忠愛之心，昭格之誠，俱可識矣。神人不胥悅乎！是者父駿民屬余為文以紀顛末。余非能文者也，然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蓋天生時，地生財，莫大於土穀。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默相者神，故社祖后土勾龍氏，稷祖后稷周弃氏。曰雷雨，曰山川，曰城隍，皆民物之資，備三極之道，稽諸風散雨順。箕畢主焉，周官所謂禴燎也；雷霆鼓舞，唐禮所以用壇也。食報享祀宜矣。且祀典行於郡邑，惟先聖先師及社稷山川，達天下，亘萬古，尊奉不替，實為正教之本，自非達禮之原者，不能急流俗之所緩。明此以致治，王道不易易乎？邇來雨暘時若，穡人成功，禱應如響，有由然矣。侯自蒞政初，首倡作人化淑艾我士子，茲又務農重穀，祇肅祀事，是知幽明之故，誠政教兼舉，萬然學道愛人之遺風。故特書之俾督事者用勒於石，以昭不忘。

神祇壇在縣城南。明洪武初，知縣謝叔賓建。隆慶六年，知縣李有朋重修。

邵志。案：神祇壇所祀者，曰雲雨風雷，曰山川，曰城隍、雨師、風伯、雷神、名山、大川。城隍舊列祀典。明洪武元年，加祀雲師，合為一壇，名天神壇。山川合為一壇，名地祇壇。又加城隍封爵府稱公州侯縣伯。國朝順治初，定直省府州縣合建神祇壇，中設雲雨風雷之神。左某縣境內山川之神，右某縣城隍之神，為壇於東郊，南向。而城隍別有廟，為祈禱行香之所，春秋二祭，皆於神祇壇。厲祭主城隍不更設壇也。明洪武三年，定厲祭禮，直

省府州縣皆設厲壇於北上。縣曰邑厲。邵志：武昌縣邑厲壇在城北。明洪武初，知縣謝叔賓建。隆慶六年，知縣李有朋重修。熊志又載有鄉厲壇，每鄉各立一所，歲三祭，與縣同。洪道鄉在寒桃村，神山鄉在丁喜村，賢庚鄉在土橋村，符石鄉在十五都，靈溪鄉在城隍村，馬蹟鄉在黎塘村，惟永福鄉缺載。

先農壇在縣城東，雍正五年奉旨建，併置田塘，均在其地。

邵志。案：藉田祀先農之禮，歷代州縣訖未舉行。國

朝雍正四年，令直省府州縣建先農壇及借田，並於東郊神祇壇之北。又案：熊志載有土穀神壇，每鄉各立一所，歲二祭，與縣同。洪道鄉在荊流村，永福鄉在樹林村，神山鄉在下管村，賢庚鄉在湖西村，符石鄉在六都，靈溪鄉在上隅村，馬蹟鄉在黎塘村，皆明制也。今馬二里碎石源有里社，猶沿古人報賽之意。劉兆蘭《里社記》云：自天子國都以及於下邑小州，守令皆有社稷壇以為百姓祈穀，實報賽而鄉里之社闕焉。而妖淫巫鬼不經之祠，家尸而祝之，婦子趨走以為常，其所祈請，皆家人細碎之事，汗漫不足道。不見復福而水旱癘疫時起，不勝救也。里在縣之最東隅，其南北兩山立轟，夾走十餘里，進而益隘。中貫一溪，蜿蜒西出，民附居溪兩崖之間者，無鉅族富室，里租歲輸入公，無過三四百石，一歲不熟，則民無所得食。貧者窮巖崖，斬茅發石，逐浪狐而耕之，乃可以飽。婦子供半歲之儲，蓋春貧薄瘠苦，自昔然也。僻處而固多舊俗，有社壇，擇高平之壤，樹之木以為依神之所。秋日社至，以一少牢從鏡鼓，父老虔敬往奉祀，歌詠其下。蓋里分為甲，十歲以次受事，終則復始。先是民用事尚微，久而不懈，益修歲以有年，又山居多雨澤水泉灌溉，民不憂旱凶，此其與他里異也。惜乎壇墮，不備儀享歌樂之制，或未中節，又不為春祭觀者嘆焉。蓋古者八蠟之通，下至貓虎昆蟲不仁之物，皆報之以其功，而非是不得與焉。民間二十五家而置一社，春秋祭祀，潔粢牲，為詩歌，擊土鼓琴瑟獻籥以祀神，相歡樂。而州長又因以屬民而讀法，施教化焉。以故風俗懿而王道興也。今里既貧薄瘠苦，其所以為社，又未能盡合乎詩雅頌禮之所稱。然先王養民，而事神報功之遺意，有可見者，非他不經之祀之可比也，不可以無紀焉。乃更為迎神送神之詩，以遺里人，使咸歌之。其辭曰：養吾民，無終極。食子惠，報子德。下有杭，高有黍。田無麀，田有虎。夕祈宿，晨具張。靈不來，何所望。願速駕，被蘭坂。無徬徨，中路返。（迎神）靈徘徊，意且願。欲留靈，日恐暮。雲為車，風為馬。后皇駕，送靈鼓。何所來，止既凝。又思往，旆將興。山有秀，澗有芼。望靈遠，思鬱陶。（送神）。

關帝廟在縣治東，即報恩寺。

案：熊志：報恩寺，舊名光孝禪林。唐廣德間，僧無為建。明洪武間，僧惠源重修。萬曆間，孟仇重修。雍正《湖廣通志》：報恩寺，明置僧會司。

雍正十年，知縣張栗大殿，為有司致祭之所。乾隆二十二年，相禮萬國泰、彭商哲捐資填砌階墀。志。邵咸豐二年，賊毀。今春秋祭，在南門外

關聖祠。祠為光緒三年邑人捐修。新纂。

文昌宮。舊名文昌閣。在縣西門外。康熙五十六年，知縣曾昕同邑人王涵等建。

案：曾昕有碑記，王涵等共捐銀四十兩，贖田五斗，地六塊，作收檢字紙之費，又置洪一里汪家灣田六升，記不全錄。道光間，邑人紀玉峰兄弟捐修後殿。

咸豐二年，賊毀。同治九年，王涵後裔王錫孚捐資重修，知縣張炅勸捐以

助之。新纂：同治十三年，朱文運捐洪一賀家壠田三斗二升半。光緒初，何世選兄弟捐何家灣田一斗。因遠，何出價十八串贖歸，市紳添資買韋家墩地八塊，歲租三串八百文。王家壁記略：武昌縣文昌祠舊

在西郊，其地俗稱花園者。邑人孟誕先、州牧登別墅廢址也。不知何時起祠。道光間，靈鄉紀玉峰建後殿。家壁及見之毀于兵。咸豐昇祀時，家壁議建于城東方家塘菜園中，未果。同治初，邑按察司照磨銜王信臣錫孚，以先人容齋廣文涵置文社，諸友積有微資，商之同里封君涂做、魯淑儒、州同劉星臺、馭洪春池、大生徐桐臣、家珪、兩廣文井璧兄家璐，倡多士破金重建於故處。積日月歲事，今孝廉涂竹菴席儒，先後寓書都中，屬為記。

城隍廟在縣大西門內，其地為宋熙寧前泮池。明洪武三年，知縣孟吉建。

國朝順治六年，知縣鹿兆圖重修。嘉道間，馬蹟鄉劉可勤、縣市施錦龍

等捐資修建。咸豐二年，賊毀。光緒三年，知縣劉篤慶，四年，知縣凌

心垣相繼修。新纂。案：冊載乾隆初，僧道衍在真福寺，分得賢一里白沙嘴田三石二斗五升，地課錢二十千文。道光十一年，永三里張世廣捐張家衝田七升五合。同治四年，知縣江世玉捐買四

元閣市房三間。七年，僧道本置買廟西地基一所，俱歸廟管收。

龍神祠在城隍廟左，舊為送子元君殿。

案：殿為嘉慶間靈三里紀玉峰附修。咸豐二年賊毀。

光緒六年，知縣

蔡炳榮建。

新纂。

祠廟

關帝廟在縣南一百二十里飯羅山。

《嘉慶通志》。

關公廟在縣東三十餘里關公堡。

新纂。

關帝廟在縣南百二十里符三里地。明永樂八年，何貴基建。國朝咸豐三

年，賊毀。光緒五年，貴基後裔重修，更名何家廟。

新纂。

關帝廟在縣西南九十里符石鄉。長港口、磨刀磯相傳為關壯繆磨刀處。康

熙三年建，後毀。光緒二年，余姓倡捐重修。

新纂。

東泉祠在縣南，祀漢關壯繆。

《一統志》。

舊祠在今壠巔，歲旱禱雨輒應，市人

於百花橋側立廟祀之，後圯。明嘉靖間，教諭朱瓚建祠，迎神像於此。

朱瓚陞任去，士民亦肖像於祠之。

邵志。附錄志載：市一里紳士朱爾美捐百子畝蕭家嘴香火田四石六斗，地四石五斗九升。

武聖宮在縣西八十五里，右建有天后殿。新纂。

武聖宮在賢庾鄉三里，徐家橋蓼儀寺左佛螺山。嘉慶間，僧業瑞重修。新纂。

文昌閣在縣西六十里，華容市路南，明萬曆年邑紳姜侯等建。國朝乾隆八

年，生員姜世表等重修。邵志。

文昌閣在符石鄉賓聚寺北，道光十五年建。邵志。

城隍廟在縣東四十五里，同治十一年重修。新纂。

城隍廟在縣北九十里江濱。新纂。

龍王廟在縣東五文港，光緒八年重修。新纂。

龍塘龍王廟在縣東十五里，水涇隄西，同治六年重修。新纂。

燕磯龍王廟在縣東三十里大江濱。熊志。

龍王廟在縣南一百二十里賢庾鄉楊哲岸山巔。熊志。

仰山廟在縣西三里西山後。新纂。案：仰山祠祀宜山二龍神，明時曾列祀典。

龍巢廟在縣西七十里永福鄉。《嘉慶通志》案：熊志載有元洪貴記，詳《金石》。《嘉慶通志》作退叟馮貴。

源潭廟在縣南賢三里毛家畝，有龍潭。歲旱禱雨輒應，因立廟祀焉。新纂。

火神廟在縣市東嶽鄂王廟右，咸豐二年毀於賊。新纂。

東嶽泰山廟在縣治西北，建於宋至元，廟圯。明景泰間，義民胡剛募建。邵志。國

朝乾隆六十年，知縣裘行恕重建。咸豐元年，市民劉必榮修。二年，賊毀。同

治初，僧雪峰募修，監生張文炳建兩廊、雨亭暨神像，費及千緡。新纂。

東嶽廟在金牛鎮，宋元古像猶存。熊志。

馬步廟在縣南梁子湖上。《一統志》。《周禮·校人》：冬祭馬步。注云：馬步神

之為災，害馬者。舊以仲月祭於大澤用剛日。今縣人率以五月五日競渡

祭享於廟，蓋吳之故俗云。明《一統志》。案：明洪武元年，令天下衛所立旗纛廟。二年，立馬祖諸神廟為四壇，春秋致祭。五年合為一壇。國朝康熙十七年，裁。

儺神祠在縣東。明成化間建，俗名大廟。市民以為祈禳之所。歲於仲夏祭

賽，建有石坊。國朝道光二十九年重修。林芑《重修儺神祠記》：大凡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非是，在祀典。儺之神，喪陰陽愆伏之

氣，彌民物天札之災。禮載逐儺之役，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毆方良。雖舉國若狂，似近於戲，而孔子必朝服立阼階者，以昭敬也。《月令》所紀，必待仲春秋季冬，乃儺有天子鄉國之分，而武昌行於仲夏，是與古

不合。而五方之俗，各有攸宜。從俗可也，何必泥古。儺之神號，儒者多不傳，往往見於道錄。帝曰：天符其靈，尤顯於西蜀，但金容奇異，四目三首六肱，與古蚩尤相類。附會者所以有天符，即古蚩尤之稱。姑不論我邑

有神祠也。志載於前明成化，歷今二百餘年。市東士民等因傾圮而重修之，數旬告竣，爰具頌末，以記爲請。余恭膺簡命，撫蒞茲土，每逢仲夏之望，必率諸文武僚屬詣祠，爲民祈福。久欲新之而未逮，今士者善體余志，而令棟宇增輝，墻垣鞏固，洵得余心所欲爲而先爲之，是俗之好義見則必爲，益徵神之威靈其應如響，神人契合，福祿攸崇，豈獨一邑之慶乎？亦守土者所借以告神罔時憫者也。王家璧《重修儺神祠記》：武昌儺神祠在縣城之東，邑人每歲造龍舟，以五月十八日祭賽而浮之江。蓋本競渡舊俗，而雜以古儺之遺意也。其祠屢有廢興，近復就圮，市東之人乃醵金而新之。又置廛一區，公館一區，取其息以爲歲修之資。而仲夏祭脯及奏今樂以樂神之費，仍屆期合錢焉。夫古者黍厲族厲之外，又設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厲。則先蠟一日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百二十人爲儺子，皆赤幘皂制，執大鼓以逐疫。儺之禮亦古矣。顧《周禮》不著儺之時，《月令》則於季春仲秋季冬，未有於仲夏者。儺於仲夏自楚人之弔三閭大夫始也。且仲夏之月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儺於此時，以祈福禳災，於古畢春氣達秋氣之義，蓋亦異同焉。國家監前代之制，設祭厲壇，使有所歸，不爲民患，仍聽民俗時儺，使寒氣不留而暑氣不伏，將見陰陽調變，天厲不作，共享和親康樂之福於無窮矣。雖漢志所載，委承受借斷窮奇騰根十二神殊誕不經，然鄉人之儺，孔子至敬焉。後之君子，亦各致其敬焉耳。服朝服，伍蒙俱，敢以其近於戲而非之哉。是爲記。咸豐二年十二月，毀於賊。同治二年，

市東街士民重建。新纂。王家璧後記：一陰一陽之謂道。陽五行之氣，日流行於兩間。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神也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武昌縣儺神祠，舊祀太歲天符。太歲命

祀也，天符則五行家所謂天官符也。後殿祀張太保、康太保，其西偏一殿，祀所謂衛房聖姥。初不知是何神也。道光中重修祠成，家璧曾爲之記。咸豐初，毀於兵燹，至同治初，鄉人復以祠中後殿西偏殿成，屬記之。謹案《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宋蔡薦《饒端學昭烈廟記》稱太常祀典，潭之衡山，沅之南嶽廟，皆有張太保祠，以水旱盜賊之變，有大威力。自政和至紹興，加封至忠靖威顯靈祐英濟王，妻曰協惠夫人，廟曰昭烈。廣信之玉山，亦有廟神諱杼。唐天寶中，從張許二中丞死睢陽之難者三十六人，神其一也。新舊唐書逸其名，嘗偕南雲乞師賀蘭。見《弁指亭記》，又嘗見夢其家曰：帝命吾輔南嶽，爲司錄事。巡案人間善惡，條具以聞而加賞罰。故人又稱爲巡案神云。又《職方典·饒州府祠廟考》：忠烈康王廟，在魁輔坊，神姓康名保裔。宋真宗時，歿於王事。又《南昌府祠廟考》：康王廟，在壇石山，相傳敕封善利孚應康王之廟，主鎮鍾陵。考《宋史·保裔冠忠義傳》，太祖時，以父再遇從徵李筠陣歿，命代父職，爲龍捷指揮使。真宗時領彰國軍節度，出爲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軍，復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與戰於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會暮約詰朝合戰，退明契丹圍之數重，左右

勸易甲馳突以出。曰：「臨難毋苟免。」與決戰二日，殺傷甚眾。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歿焉。事聞，贈侍中。母年八十四，封爲陳國太夫人，妻封河東郡夫人。二神雖生非并世，其爲忠一也。血食茲土，豈偶然哉！衛房聖姥，相傳主管生育痘疹事。其始不可考，然古所稱元女高禰驪山老母天姥聖女之神類，不能實指其人。吾邑樊母之廟，《水經鼎錄》亦以傳疑說者，謂道生天地，自無之有，無者陰也，有者陽也。故元女爲萬物之母，不可得而名也。由是推之，竊意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人，其精英則爲聖賢豪杰，生立人極，歿爲明神，而女士之賢孝溫惠貞烈淑慎者，其精神不散，足以體好生而理陰教，亦其理也。故名而祀之者，所以教也。位而祀之冥冥中亦必有主之者，殆如人間官司，遷代不常，不可得而專名之也。而天之所命，必爲神之聰明正直而壹者，無疑也。其祀於儺者，何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有正氣有不正之氣，寒暑燥溼不正之氣中人而疫癘，天札作焉。古聖王於是有畢春氣逢秋氣之典禮，以登民於福林。而神之主宰是者，必具天地之正氣，乃能勝是氣而爲民福。天地之大德曰生，鬼神之憑依在人。以死勤事則祀之，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吾鄉人之願邀福於神，生生不已，使陰陽不能賊者，亦惟在扶正氣以相感通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事神之道將他求乎？他日，前殿成，參以古義，太歲天符外增設八蠟位。於歲終，合祭餼，（注：古吹字。）幽飲蠟，以息老物答神，庶我國家，禮亦宜之。若《漢志》所載：委隨錯斷窮奇騰根十二神，殆於誕矣。家璧不敢舉以證祀事。

懷忠祠在縣西寒溪寺右。同治八年，少卿王家璧釀金建。

新纂。王家璧《武昌縣建懷忠祠啓》：昭忠有祠，

國典也。以死勤事則祀之。祀之以勸忠，勸忠不已，則有專祠。懷忠有祠，民心也。有功烈於民則祀之，祀之以報功，報功不一，則有合祠，國典重矣隆矣，而民心則發於不容己而動於不自知，二者常相輔也。咸豐初元，賊起粵西，蔓而楚，而吳，而豫章，而宋衛，而晉，而燕齊，而浙，而閩，而吳，楚之禍最烈。數天之下，同仇敵愾，其功足銘景鐘，而名足震縶綸者有之，而精忠大節足以維名教而系人心者亦眾焉。賊之始陷楚也，惟向忠武一軍，能追之東下，顧限於陸戰，而長江之險，舳艫艍艦連數千里，皆賊有，吾不能與之爭也。故賊艦蔽江下，欽差大臣江督立夫陸公，方督新募舟師滋陰江上至楚境，以不習水戰，不能御。壽春鎮總兵恩長死之，舟師潰，陸公乃還，與將軍祥厚、副都統霍隆武、署布政使涂文鈞、誓死守，江寧城陷，皆死之。向家軍亦不及救焉。由是賊分股回竄，楚督吳文節公，能守武昌不陷，而亦不能不死綬黃州，何者？其時曾少司馬水師尚未東，而唐子方廉使所領多漁艇，且法不足爲聲援也。後文節守武昌者青墨卿中丞，糧盡援絕，猶激將士誓死，及以城陷伏法，楚人猶憐之。惟少司馬湘鄉曾公，忠孝知人，以延攬將才爲己任，先後舉塔忠武、羅忠節、胡咏芝宮保、李迪菴中丞兄弟、王璞山觀察、蔣蕪廉使、周都

督鳳山督陸師，舉楊厚菴提軍、彭雪琴方伯、李鶴人中丞督水師，水陸并進，所至克捷。楚師遂雄南服，而塔忠武湘潭之捷，尤我楚師轉弱為強之樞機也。非水師不足制賊命，其議首發於江忠烈，而毅然為之，遂以破賊有成。功則少司馬為功宗焉。甲寅秋八月，少司馬統水陸師二萬，大舉自西下，克復武昌會城，塔忠武、李鶴人功最著。楊彭羅李皆在行間，幕中賓友及偏裨以下將校廝徒，多後日之專閫立功知兵事者也。會城既克，少司馬親督水師群帥出中路東下。楊慰農制軍帥師徇蕪黃，出北路。以南路逸賊多，塔羅皆出南路，塔提軍道武昌縣，過大冶，有寡婦橋之捷。羅忠節、李迪菴自金牛鎮過興國出富池口，與塔軍會水師亦至，有田家鎮、半壁山之大捷。賊死者無算，先後焚賊舟幾盡，遂大會於九江，且分兵攻湖口。胡宮保時為湖北按察使，亦攻下通山等縣。而會攻九江，水陸環攻，出奇制勝，智力俱盡，賊死守不下。而水師之入彭蠡者不能出湖口，九江水師營火起驚潰，少司馬登南岸入塔軍。後數日江北廣濟軍亦潰，而江漢復戒嚴矣。潞帥謀入江西，益練水師，羅山觀察方徇旁邑，塔忠武獨以陸軍扼九江。賊得舟復上犯，適厚菴方病歸湖南。雪琴、鶴人集水師之不潰者，尾賊上援江漢，胡宮保亦率千餘人自湖口回援。王錦堂總戎、國材恆參將泰亦自九江回援。時楊制軍自廣濟徑趨德安，陶問雲中丞新至省，夏方伯已乞病去會城，中與中丞策守備者惟多雲笏太守輩數人耳。城外水陸援兵力皆單，雖辛苦血戰無不一以當千。而中丞太守，城亡與亡不能救也。逮後，上以將軍官秀峰使相在荊州數有功，命以欽差大臣制楚，自荊州至，與鶴人合攻漢陽。羅山方伯亦得旨來援，偕迪菴、薊泉自江西轉戰入楚，與中丞合圍武昌，而兵氣復振。楊厚菴起病督水師去來江上，剽疾若風霆。都直夫將軍巴玉農、多禮堂舒輔廷三都統督馬隊渡江，南北冀步軍擊賊神速不可測，并為賊所憚。王總戎、恆參將當省城陷，力攻入，賊為卻走，城幾復以不可守，復出。而王總戎與畢都司金科初自滇至荊州，有龍背橋之戰，以數十人當賊數千。荊州兵勢益壯，賊不敢入。至是，恆陣亡，王在使相軍，而唐藝衡、劉峙衡、丁篁村、普欽堂、何子文、張和甫、袁懷忠、石清吉、鄒叔明、通城李景湖、武昌江得勝諸營，皆忠勇用命，能各盡其所長。武昌有餘雲龍集百人雕剿江武咸蒲間，數獻馘大營。中丞調使鄉導，且益其眾，使屯白楊橋，斷賊接濟。中丞又密定方略，令薊泉以奇兵四出，游擊賊援，數獲奇捷。顧賊悍猾援多，屢殲復大至，城久不下。羅方伯裹創督戰，卒軍中。江西急，又分兵俾劉普諸將與曾溫甫、吳竹莊司馬回援。薊泉後亦歸葬親，遂援粵西，而楚江漢水陸馬步諸軍，戰益力。至丙辰冬十月，而二城同時克復。蓋自粵賊起至是，漢陽四陷而四復，會城亦三陷而三復矣。水陸諸軍乘勝清楚境，遂下圍九江。九江之賊能堅守，自塔忠武久攻不下，發憤卒，周梧岡繼之，攻亦不克，釋之，救撫州。至是，迪菴攻於陸，厚菴攻於水。迪菴掘溝塹數重圍之如胡宮保圍會城策。彭雪琴水師亦屢勝，自江西出扼湖口。丁巳六月，蘄州勇潰，江北賊尾之上，楚復大震。會胡宮保帥師下過之黃州，激勵將士親督戰勝之，人心以固。迪菴亦遣弟希菴觀察助之，屢捷。蘄黃次第復，宮保遂徇蕪廣濟，會水陸諸帥

於九江還省。至戊午四月，而九江始克復城，賊無得幸脫者。自河北大軍連鎮高唐大捷之後，殲賊未有如斯之多者也。兵力蓋亦勞甚矣。俄鶴人軍入安徽境，英霍賊逸出，襲麻城，入黃安。孫篠石觀察、何龍臣司馬御之，不勝。適迪菴自九江至會城，將歸覲親，督撫以安麻急留之馳救，克之。遂追之東下，而與曾少司馬會於蘭溪。少司馬丁巳以外艱（注：喪父。）自江西歸，屢敕奪情，堅不起。至是，浙閩急，詔起督師援浙，不敢辭，遂帥師由楚江進，雪梨方伯自湖口逆之，熾舟巴河以待。七月初，曾公次巴河，家壁借柯根臣、吳監唐、樊一峰三孝廉謁之舟中。胡蓮舫祠部、劉霞軒司馬、郭意城中翰、張廉卿孝廉暨家弟叔鸞、家瓚、羅少村主政，皆在公所。迪菴中丞、孫篠石、王槐軒與公弟溫甫司馬，自蘄水至。希菴廉使自麻城，藝衡觀察自蘄州，鎮將鮑春霖等亦各自防所來會於蘭溪。臨江會食，將帥賓從，極一時之盛焉。自後曾公師入湖口。會浙中賊竄閩，江西賊復熾，公連克之，遂由江西入閩。而迪菴軍連克宿松、太湖、潛山、桐城、舒城。都多、楊鮑方合圍安慶。而迪菴中丞暨溫甫、篠石、篁村、槐軒、龍臣諸君子殉忠三河矣。先是，吾邑人士有建懷忠祠於寒溪之議，將以祀吳文節、向忠武、塔忠武、江忠、羅忠節諸公，而并及死事於楚最烈與楚之死事最烈者。至是，而懷益悲，議益亟矣。向與塔皆以勞卒軍中，向中武保障江東，其功大，而賊始入楚不敢據者，亦公力也。塔智亭以曾公特薦起，誓以報國者報公，治軍靜肅，身先士卒，戰必克，師過境如無事，民其德之。吳文節公自滇星馳至楚，不入節署，登陴誓死守，會城得不失。賊退踞黃州，公將待曾少司馬水師會攻，未至。而崇中丞、青提學連折趨之出，致敗死。綏崇以憂去，青代之守。又以臺將軍擁兵不救，鄰省協餉過，亦留不予，久之城陷，走。而殉忠城中者，岳方伯與阿、李廉使卿谷、延太守志何、武昌開泰汪、大冶榮基李公，則鶴人中丞之尊人也。危城中同謂青中丞曰：吾輩職守土，大人欽差官，當圖恢復，駢死無益也。及克復，鶴人求得公尸，雖歷盛暑面如生，殆氣志先定致然歟？江忠烈岷樵，衛湖南，援江西，屢著戰功。按察湖北，靖廣濟之亂，不動聲色，玉石以分。後以安徽巡撫力疾入守廬州，與布政使江夏劉裕鈔皆死之。逆數初死鄂難者，總戎常祿、王錦綉以戰死，城陷則常中丞雙提、軍外梁方伯星源瑞、廉使元前署。廉使王壽同丁憂，榷使王東槐、馮學使、培元明、太守善周、司馬祖銜綉、江夏麟董、武昌師雍及廣文吳長庚、阮恩兌、魯唯、鄭從九愚等，而梁、瑞、明、綉最烈。梁衣公服坐，堂皇罵賊死。明與綉巷戰死，瑞戰力竭，義不辱，手刃幼子，子延頸受刃俱死。王子蘭廉使之子亦救父死。馮死試院左近井中。鄭闔宅自焚死。賊未至時，子蘭廉使與漢陽董竹樓太守振鐸議守漢陽，以與會城相犄角。常中丞不能用也。漢陽陷，太守與游擊李信死之。江漢縉紳士女死忠節者不可殫紀。而武昌周千總文藻及其弟必譽，以領團練隨撫標亦與焉，其從郭總兵仁布追剿賊至武昌，戰死者百數十人，以郭免，姓名不可知矣。此外，死事最烈在人耳目者，有監利李果山懋辛、漢陽蕭杏村逢春、江夏田豹君學韜，皆戰死粵西。沔陽劉九甫與恆戰死江華，賊始入楚北。蒲圻有周贈守和祥、胡千總起太死之。起太嘗為武昌把總。癸丑賊自九江回竄田家鎮，有督糧道徐豐玉、漢黃德道張汝瀛、荊門州牧李

擲死之。黃州有金菊仙太守雲門、蕪水有羅田熊孝廉五緯、黃安有彭信甫主政宗達。乙卯再上竄，黃梅有宋廣文贊元死之。興國州牧郭鍊吾維健奔省城，殉難黃岡令翁蓬山汝瀛則與舉人邱文、從九品桂鵬、廩生羅文彪戰死於漢上。彭羅、田仲芳戰死於羅田。江陵林立甫、贈守天直戰死於沔陽。臨湘諸生李文淳，率眾救通城，力戰死之。而黃岡、丁碚溪、贈守璜，先是死事曲沃。黃梅帥仰齊、觀察遠輝及其從子疇後，亦死事江西。斯皆明於以死勤事之大義者也。塔、羅故齊名。迪菴、薊泉皆師事羅山。羅山湘軍再入楚，迪菴將右，薊泉將左。羅山卒，迪菴兼將湘中軍，而胡公官保起曾公之後，亦以延攬將才爲己任，故水陸諸師，皆樂爲用。官使相推賢讓善，休休有容，與官保同心戮難，南省官紳亦以唇齒義，饋饗濟師不絕，楚是以和而有功也。今三河之難，賊焰復少張，而都多橫截於上，楊鮑牽綴於下，南有雪琴，北有克齊、鶴人諸軍各扼衝要，俾不得逞。使相方檄希菴廉使駐黃收集舊部，口請詔官保急起親師，而曾公回旆指江皖，行與金陵諸軍夾取賊巢。吾知賊罪貫盈，天心將厭亂矣。惟諸君子之死忠死孝死義者，逝而不返，爲可悲耳。此所以昭忠，雖有國典，而懷忠切於人心也。人心之公國典之輔也。同此心者，其亟圖之。柯茂枝懷忠祠碑》。

咸豐戊午，楚疆綏靖，邑人士慨慕前烈，議祠祀林文忠、吳文節、塔忠武、向忠武、羅忠節諸公暨楚人之死事最烈者。以己未三月經始於寒溪，越八月工竣。既卜吉，妥神棲，會展祀事，咸屬茂枝以麗牲之碑。茂枝乃昌言於庭曰：惟國家自仁、宣兩朝，纘席全盛，恭慎寬厚，與四海休息，中外文武臣工，觀法奉職，循順故常。屬道光之季，啖夷就撫，會匪潛煽。當事者憚於發難，根蔓燎原。皇上即位，震怒興師。林文忠、李文恭先後薨，帥凡三易，群醜益張。時寰宇承平，將吏兵民生長不見兵革，藩衛無以固。而赴敵之將，守土之官，與夫搢紳士女義不辱者，所在多能捐軀以殉。其以一城一旅，靦然屈降爲賊用者，迄無有焉。蓋我朝德教淪浹，人人知有親上。死長之誼，其成效乃致然也。始賊以妖術相恫喝，所至誘脅，勢甚張。官軍民兵多望風潰，遂陷金陵。惟向軍門與之轉戰，而東邊諸江左，僧王勝都護覆諸河北，曾少司馬奉命起兵湖南，延攬將材，誓滅賊。海內豪俊雲起，霆擊而應之。卒伍歷戰久，亦咸誦詆賊實情，不復怯退，所至有功。而逆首既踞金陵，分兵四擾，此邊彼溢，雖歷大小千百戰，殲寇數十萬不能盡。故賊之躡吳楚獨甚，而殉事於吳楚間者亦最多且烈。今所祠諸公，或素負官稱，或起自田間，及其躬履戎行，翦剔凶穢，攻牢保屨，并能忘身以衛國家。而挺然爲疾風勁草之冠，可不謂人杰也哉。向使天降諸公，俾得不死，以竟其施，蠢爾狼獾，豈足早晚乎乎？茲祠之建也，踴躍輸委，無有遠近，材具於咄嗟，匠趨於鳩會，軒摩整觀，峨然煥然，庭廡堂宇，齋庖之房咸備。中爲室三，祀死事於楚，并有勞於楚，若生於楚，而死事他省之鉅公。左右室各二，以名位相次，傍室二，一祀弁勇義民，一祀殉難之命婦烈婦烈女。凡吾楚之卿大夫士民婦女，各於其倫敘焉。會官保胡公駐軍黃州，規進取。少司馬曾公既平江右，奉命防蜀，帥師道出黃，聞斯祠成，并渡江展謁，使相官公及楊厚菴提戎、彭雪琴方伯，亦各制扁聯懸前榮陞主之日，文武膺至，軍吏歌舞，農商耆儒來觀仰者，聘聆歡呼。而邑之士夫感喪亂之既平，景忠蓋

之遺軌，撫今悼昔，將軍彌虔。嗚呼，此足見大義之在人心而有功德於民者，其食德固宜永永無極矣。衆皆曰：子之言信然，其記之以鏡諸石且系以辭。辭曰：於鑠大清，奄壹寰海。養士尊賢，愈二百載。適遭時虞，乃收其報。屹群賢，翼扶世教。西陲發難，毒於東南。楚當劇衝，至再至三。惟諸君子，艱難血戰。出身許國，履死不變。楚亦有以伸我心。惟天降割，大啓聖哲。安內攘外，聲威式赫。士氣百倍，仇讎所同。群公有靈，迅告成功。何以徵之，有穹斯碑。西山之麓，樊江之湄。王家塋路，兄弟捐棗兒林田二石八斗八，公置邵家壠田五斗。

貞烈祠在縣東南三十里，祀烈婦汪馬氏。

新纂。

袖忠祠在小北門外，又名江船廟。咸豐三年，賊毀，基址尚存。

新纂。

忠節祠在金牛鎮，明嘉靖時猶存宋元古像。久廢。

新纂。

三閭大夫廟在縣東北，《一統志》案：熊、邵志均作三皇廟，殊謬。祀屈原。俗傳屈原女尋父至此，故

立廟祀之。

邵志案：《楚辭·九章·涉江篇》云：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餘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蓋屈原再放江南之野，固嘗履縣境也。又《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益陽縣有

綉英墓。前志云：相傳為屈原之女。然於傳無徵，姑存之。

今三閭大夫廟，在縣治小東門外江濱，額題忠潔王

廟。

王志稿案：《宋史·神宗本紀》：元豐六年，封楚三閭大夫為忠潔侯。《元史·仁宗本紀》：延祐五年，加封為忠潔清烈公。無封王之文，廟額蓋誤。明胡松詩：美人何處所，公子未云旋。悵望湘潭水，

含凄賦頌篇。孤忠君不寤，太潔世誰憐。祇有心如日，悠悠長共

大姥廟在縣樊山口，

《一統志》

舊名樊姥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孫權嘗

獵于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

豹尾？」忽然不見。應邵《漢官儀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

子鹵簿（注：鹵簿，指儀仗。）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蓋，權事應在

此，故為立廟也。《水經注》案：《太平御覽》引《武昌記》云因為立廟。以其處樊山，神故名為樊山，大姥獨異志同。山中有聖母廟，予十

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做佛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東坡志林》

吳大帝廟在縣東安樂宮故址。《一統志》案：《輿地紀勝》《梅溪集》《明統志》《康熙湖廣志》均同，惟雍正《嘉慶通志》則第載在縣西，而不言其地。邵志在縣西門外校場

前。考薛季宣記中有以安樂宮址作射場語。今之所謂校場者，殆即宋之射場。而此廟之在安樂宮址，蓋無疑矣。邵志作縣西，疑誤。宋時重建于宮北墉。久廢。新纂。宋薛季

宣《吳大帝廟遷造記》：今皇帝即位之始年，制詔中書樞密，以太尉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成閔，為京西湖北路招撫使，但擇地形，便置鎮戍守。太尉臣閔奏武昌吳孫氏都會，際江中流，居光蔡之衝，實為江浙外蔽，地饒水草，便於輸運宿兵，當有根據。臣謂出師戍之，宜游奕軍統制軍馬，臣王公述世將家沈鷲有方略，可作以重，請以其軍先事戍武昌。事聞，召對某殿，命坐，從容論幾事，合旨，厚賜而遣之。時某假令武昌，為列壁於灌嬰之故壘。

南有之安樂宮舊址，即之以為射場中。場有吳大帝祠，久廢弗治，僅存蝸舍，廟貌傾頽。王公好學，知古今，常慨然有廓清中原之志。凡飭士馬，礪戈兵，必以身先之，不憚勞力，士亦便安其政，師律以和，既而歸功於神曰：斯

吳之舊壁也，我任其故，師安焉，豈大帝神靈陰駕我後，樂制置得宜所致然哉！且人一飲一餐，當知所自，思其人猶愛其樹，可居其地而不知經始者乎？且神祠在吾射場，飛矢日流於右，雖在神無射，於我安乎？於是即宮北墉，

求爽塏之地而奉神其上，雖祠房函丈，而棟宇深嚴，自一階除，一窗戶，以至奉祠之具，靡不親為料理，求所以為堅固永久者。又作下舍居祝，俾供瀆灑掃之事。曰：斯可數十歲矣，若夫斥廣修增壯，則有俟乎後之人。寢成，

屬走為題其榜，且書其事。走按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吳大帝經理是都，為今成憲，且其功烈實有加於武昌之民，祠於武昌，合乎祀典，而王公不忘大帝之烈。走知其事，上必忠親，新廟之規模，知其器度宏遠，私喜朝廷任

寄之得，在大尉公為知人，勉為濡毫而又鑄銘於石。銘曰：袁山蒼蒼，楚江環回，神所安兮。熊罷鼓擊，經營洛師，有前規兮。奕奕其宮，肅肅其祠，誠感至今。椒酒蔗，牢肥黍香，永無終兮。王十朋《吳大帝廟作》：樊山

八字形長在，漢鼎三分國盡墟。安樂故宮猶廟食，遺民時薦武昌菹。《孫大帝廟》詩：仲謀才志擬難兄，江左開基事竟成。仇國稱臣緣底急，同盟歸妹卻相傾。南邦文武才何在，東鄂江山跡已更。惟有遺宮傳避暑，古苔荒草對孤城。夏琮《古吳王廟》詩：漢家失祖蠟，區宇屬群雄。脫劍分王氣，東吳起大風。霸圖寒廣宴，古廟冷郊宮。好種瓜圻月，山城祀未窮。

吳王廟在縣西六十里永福鄉。順治十年，進士姜愷建。乾隆二十八年，生

員江世表等重修。邵志。

陶太尉廟在縣東北。《一統志》。西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

死於樊口。尋繹故蹟，使人淒然。《東坡志林》。陶侃廟在州案：州為鄂州。南一百七十五

里。侃薨於樊口，百姓思焉。咸康五年，案：邵志作宋咸寧初年，誤。遷在縣西北一百步，

俯臨大江。《太平寰宇記》。廟在縣西一百步，蟠龍石側，俯臨大江。《名勝志》。廟東有

蟠龍石，舊傳云龍蟠於此石。《太平御覽》引《武昌記》。案：廟舊在樊口西山下，後移縣東北蟠龍石側。邵志：後為晏公廟。太尉廟

在縣南七十五里，古樓巖下，嘉慶十八年重修。新纂。案：冊載有香火田一石二斗，地五塊。

西太尉廟在縣南百里，符二里。新纂。

忠節祠在縣西，宋紹定四年，知軍事趙崇濤建，祀唐御史中丞張巡。明洪武

初，知縣戚元禮重修。邵志。天順四年，知縣鍾振重建，今廢。新纂。明王齡記云：錢塘鍾侯振出宰武昌，不

數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舉。獨東平王廟在縣治西，厥靈丕顯，雨暘以時，民有災患，凡昭告之，其應如響。而廟宇久圯，民咸恫焉。侯乃捐俸鳩工庀材，肇始於天順庚辰，期年而祠成，屬予記之。予惟帝王之崇德，報功也。有施德於民者，有以死勤事者，有以勞定國，能御大災，能憚大患者，皆祀之。王保障江淮城陷，仗義而死，可謂有功於唐室者哉。維王膺哀封之典，有隆而無替。今是邑者，謁誠奉祀，俾廟貌煥然一新，蓋誠知所重矣。民之樂於從事也，誰曰不宜。

張睢陽王廟在縣南一百二十里，金牛鎮北街口。宋紹熙二年建，凡九十九

間。明洪武十一年修，嘉靖間毀。萬曆間重修。國朝康熙十四年，僧海

溶募修。道光十一年，被水淹塌。十六年，僧海波募修。咸豐三年，賊

毀。光緒四年，僧正燦募修。

新纂。

張睢陽王廟，在縣市東岳鄂王廟左。咸豐二年，毀於賊。

新纂。

張睢陽王廟，在縣西九十里，神山鄉葛店下街。宋建，明生員張維齡重

修。

熊志。案：冊載廟基地系張啓緒之祖張聰捐出。

岳鄂王廟在小南門外，

邵志。

咸豐元年建，光緒八年重修。

新纂。

岳忠武王廟在大南門內，

邵志。

額題「百勝廟」。光緒七年重修。

新纂。

三賢祠在縣西北，

案：熊志在縣西，邵志作治北，誤。

祀晉陶侃、陶潛、唐元結。

《一統志》。

宋寶慶間，縣令

段震午建，後廢。志又西山寺後亦有三賢祠，祀陶侃、元結、宋蘇軾。志

祠圯，寄主西山寺。明萬曆三年，知縣李有朋移建於城北澄清樓左。

附李有朋記略：武昌山水佳麗，孫氏嘗都之，故多先賢遺跡。若晉太尉陶公侃、唐侍郎元公結、宋學士蘇公軾，芳躅相望，後人因并祀之。顧歲久祠第，寄主於西竺破龕間，慢賢瀆禮，於斯甚矣。余獲蒞茲土，憑弔往昔，風韻若與目接，會守道文岡鄭公、戎道懷萃盧公、兵道金溪戚公臨縣相度城址，陟西竺，省通邑形勢，偶覩破龕寄主，詢知其故，愀然曰：表章先賢良，有司事也。余心識之，以公事旁午，未果行。越歲乙亥，奉委建城將竣事，乃以三賢祠為請，兵道秦峰楊公、大府葵軒李公僉允，遂卜地於城北澄清樓之左，築土為臺，甃石為基，建祠三間，經始於七月，告成於九月，乃迎三公之主祀之。夫三公之生時不同也，跡不同也，而其系人之思則同，何也？蓋三公進而廊廟，其道同，退而江湖，其志同。其祀於一堂也，固宜然。則祠之修也，豈徒儀文之具已哉。國朝康熙十二年，知縣熊登重建，

今廢。邵志。案：熊邵兩志，均以爲一祠，故三賢姓名或不合，今遵《一統志》改正。

蘇黃祠在縣西山擁翠亭左，祀宋蘇軾、黃庭堅。道光九年，知縣林芳建。

十四年，知縣李錦源移主於南樓，祀之。

新纂。王家璧《蘇黃祠記》：道光己丑，林侯建蘇黃祠於西山擁翠亭。在其右，樓制

而祠名。越甲午，相者曰：西山之勝，以善藏也。斯祠露，將不利於邑。於是李侯具禮致祭，奉蘇、黃二公主於南樓，而廢是祠。或曰：將於甘棠何？李侯曰：不然也。林侯而賢，雖無此祠，人其忘諸。如其不賢，是章之也。祠其茲累。吾惟民是視，豈前政之務更。林侯聞之曰：善哉，吾之建此祠也，慕古也。李侯之廢此祠也，勤民也。慕古而不切於民，不若勤民而不傳於古。君子曰：林侯主風雅，而李侯務實政。李侯之言也惠，林侯之言也謙。惟惠惟謙，民之主也。不負所言，民之福也。豈惟弊邑，天下其裕焉。璧於是乎記。

蘇文忠公祠，在縣西寒溪寺東，祀宋蘇軾。志宋寶慶間，知縣段震午